

江城

· 俗世

A12

编辑 沙艳秋
版式 郑海仑
校对 陈乐

给生活留一点诗意

■文/夏兴政

一篇文章说，如果把每天午饭后一杯拿铁咖啡的钱省下来，20年就成了百万富翁。我是不可能了，因为我没有喝拿铁的习惯，也就无可省。当然，这是可以类推的，每天节省某项支出，20年后，也依然有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。

仔细总结每天的支出：饭总要吃，买菜的钱就不能省，总不能为了百万富翁的梦想，每天吃素吧。那不成了大悲寺苦修的僧人了吗？偶尔也择一小餐馆，约几个朋友或几个家庭小聚。虽有花费，但家长里短、其乐融融，值啊。我很少看肥皂剧，应该比较节省电费。空调，除了夏天非开不可，冬天是坚持不开的，已经是能省则省了。手机费、汽油费呢？手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渠道，通讯之外，上网浏览新闻、八卦必不可少，是极好的消磨时间、打发时光的重要工具，每月套餐消费100多，下不了决心停流量啊。步行上下班，确实经济又环保，也可为消除雾霾出点微薄之力，可是临时会议和各类检查太多，不开私家车就要打的，不然时间就不能保证，看样子又省不下来了。还有穿着，衣服都是妻子——我家领导亲自置办，我只负责旁观、试穿，摆造型，能不能省只能看我家领导心情。如此，注定我此生是没有百万富翁的命了。

至于减少精神消费，实在不敢想。

上学时最喜欢逛书店，但作为一个穷学生，我只能逛古旧书店，买打折书。后来，洛阳纸贵，书价节节攀升，买书成为奢侈，便只给孩子买。委屈自己也不能委屈孩子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现在我又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，虽说网上书很多，读也读不完，但

我却不能与时俱进，总不习惯对着电脑、手机或IPAD读，总觉得只有捧着实体书读才有随意、充实、享受的感觉，不自觉重新开始买书。戒书，实在是不可能的。

至于在儿子去外地上学时，寂寞难耐的我和妻子，偶尔浪漫一下，看场电影或去次KTV，给重回二人世界的老人增添一点生活情趣，就更不能省了。

算来算去，在我的生活中，虽有一些如拿铁般的浪费，如果聚沙成塔、集小流而成江海，虽说成不了百万富翁，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但如此斤斤计较，活着不累么！

我有个酷爱摄影的朋友，装备投入6、7万元，每逢节假日，他都约一干摄影发烧友，天南海北，四处追寻美丽的风景，每次归来，都向我炫耀旅途的见闻，在新疆的沙漠，静待大漠日落时差点迷失在风沙中；在甘孜山区，开着越野车翻越山丘，追着一只奔跑的野山羊；在内蒙的草原，卧在草丛中拍摄一川疯狂的野花和蝴蝶……我经常在报纸杂志上欣赏他拍摄的一幅幅精美的图片，感叹着他充满诗意的生活，佩服他业余爱好已经锤炼到相当火候。他告诫我，“你一定要培养一种爱好，哪怕像我一样学摄影，或者钓鱼也行，否则退休以后干什么呢？”

给生活留一点诗意吧：坐在小小的咖啡馆，点一杯拿铁，静静地读书，享受一下午悠闲的时光；去乡野池塘，放下鱼竿，看鱼儿咬钩，赏山花烂漫；在商场随意闲逛，任意试装，享受服务……虽然不能成就百万富翁的梦想，却能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，给感情增加一些温暖。

酗酒

■文/凌久勤

好多年前，一位老师在课堂上把酗酒读成了“凶酒”。我虽然知道他读错了，却不敢当堂指出，只是从此这两个字便深深印在了我脑海里。

现在想来，老师读它为“凶”，也能自圆其说——酒喝得太凶，就会醉酒，醉酒就有可能产生不良后果，轻则不适、胡言、头昏、呕吐，重则谵妄、打闹、醉驾、猝死……酗，不正是酒喝得太凶而会导致凶祸吗？

但那时我并不知道酗酒如此之糟糕，只知道喝酒很美妙。李白斗酒诗百篇；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，不都是证明？于是，我爱上了喝酒，少则二三两，多则七八两。于是，我常处于半清醒状态。

后来，我渐渐体会到酗酒的危害，但就是戒不掉。

在家乡句容舅舅为大，拜年的时序排在丈人前面。每年大年初二，不管风霜雨雪，我都要到舅舅家拜年喝酒。最近三年，在舅舅家酒越喝越猛。去年和前年，我从舅舅家酗酒出来后，分

别丢了手机背壳和公交卡，今年更加升级了。

我们六个喝白酒的外甥干掉了四斤洋河醇浆，其中我喝了一斤。而65岁的舅舅当天本该在单位值班，他特地从单位赶过来陪我们，被我们灌得脸通红。

酒后，我晕晕乎乎辞别舅舅母，胡乱爬上一辆开往南京的公交车。等我傍晚从南京回句容，才发现抓在手上的手机杳无踪影。正月初八，舅舅来我家吃饭。我谈起酒后丢失手机，舅舅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今年差点把你舅舅喝没了……”原来，我们走后，舅舅因为酒喝得太多，突然晕厥，舅舅叫了救护车，才及时把舅舅抢救过来。

小时候，我经常住在舅舅家。母亲也常念叨他，舅舅长舅舅短，舅舅对我的看法，等等，等等。如今，为了应付我们的拜年酒，舅舅差点把命丢掉，我这个外甥是悔愧万分！

我想，我真该戒酒了。

镇江的“酒文化”

■文/张忠盛

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中国地域辽阔，民族众多，每个地方、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“酒文化”，镇江也不例外。

作为自古以来就商贾云集、餐饮发达的交通要冲，镇江名泉众多，泉水清纯，盛产好酒，有记载的酿酒历史可追溯到三国时期。丹阳封缸酒素以“味轻花上露，色似洞中春”声名远扬，北魏孝文帝南征前与刘藻将军辞别，相约胜利会师时以“曲阿之酒”款待百姓。此外，《晋书》曰：“京口兵可用，酒可饮。”梁《舆地志》中述：“镇江出酒，号曰‘京清’，黄者为‘百花’，黑者为‘墨露’。”

隋唐时，镇江辛丰所产南国新丰酒畅销大江南北、誉满神州，不但得到隋炀帝赞许，李白品尝后也赞不绝口，留下了“南国新丰酒，东山小妓歌”的美妙诗句。南宋林洪的《山家清供·新丰酒法》记载“昔人《丹阳道中》诗云：乍造新丰酒，犹闻旧酒香，抱琴沽一醉，尽日卧斜阳。正是地也。”南宋《武林旧事》“卷六·诸色酒名”记述了各地名酒五十四种，其中镇江酿造的名酒有“第一江山、北府兵厨、浮玉春、锦波春”。

值得书上一笔的是镇江名酒百花酒。百花酒有上千年的酿造历史，“香气醇厚、色泽透亮、营养丰富、回味无穷”，曾被皇帝下诏封为贡酒，每年都要进贡几百坛。清代李汝珍在《镜花缘》中列举当时全国名酒55种，镇江百花酒排名第12位。清代小说《红楼梦》中也写到了百花酒，书中称明朝诗人祝允明得了两坛二十年陈百花酒，高兴异常，要留作祝老太太生日庆典上享用。1908年，镇江百花酒和茅台酒同在巴拿马博览会上

荣获金质奖章；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上，百花酒又荣获金质奖牌，名声大振。有好酒必有文人雅士汇聚，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登北固山感怀而作《润州二首》，诗中写道：“句吴亭东千里秋，放歌曾作昔年游。青苔寺里无马迹，绿水桥边多酒楼……”可想而知，当年酒肆楼台欢歌豪饮的盛况。饮酒行令也早在镇江盛行。镇江出土的唐代银鎏金龟形《论语》玉烛和银涂金《论语》酒令筹，就是明证。镇江饮酒行令与绍兴兰亭修禊“九曲流觞”的习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文人雅士相聚在一起，饮酒作赋或吟诗作画，用行令或流觞来助兴。

镇江还有请春卮的习俗，请春卮就是旧时过年请春酒，家家户户办春酒，互相邀饮直至元宵节，也有延至正月底的。

每逢佳节必有酒宴。端午饮雄黄酒祛病消灾、中秋饮酒赏月、重阳举杯敬老……团圆、上梁、过寿、接风、送行、利市、开业、满月、把周……也必办酒。此外，镇江人办寿宴“中面晚酒”，办婚宴称为办喜酒，祭祖敬亡灵要供酒……

镇江的敬酒礼仪有北方人的豪爽、大气，也有南方人的细腻周到。举杯敬酒，“以干为敬”；被敬酒的人，再喝干酒，表示谢意。敬酒饮酒助兴，北方人喜大声划拳，镇江人却是无语或小声猜拳，在平和中斗智。镇江还流传着饮酒接龙的习俗。如：饮酒人以序叫出“一只青蛙一张嘴、两只眼睛四条腿，扑通掉下水。”并按其倍数接着说，谁打顿或中断就罚谁的酒。“以茶代酒”的习俗也出自镇江一带。它是对不胜酒力的亲友的关心，是文明文雅的饮“酒”。《三国志·吴志·韦曜传》记载：吴国第四代国君孙皓嗜好饮酒，每次设宴来客至少饮酒七升。但他对博学多闻而酒量不大的韦曜却常常破例。每当韦曜难以下台时，他便“密赐茶饼以代酒”。



漫画/郑海仑